



経籍録要

二

115  
31  
2

11  
488  
2



41  
488  
2

東方學

波  
31  
2

經籍錄要卷三

華亭倪思寬二初甫著 世姪張應時虛谷參訂

刪詩

歐陽永叔曰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有三百五篇鄭學之徒以遷為謬然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詩譜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餘君而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

朱子謂孔子不曾刪去只是重新整理水心葉氏亦謂詩不因孔子而刪蓋孔子有正樂之功無刪詩之事刪詩之事論語無文言刪詩者特漢儒之說也

經籍錄要

卷三

一

書三味樓

支那錢所

詩三百五篇

漢世毛學不行齊魯韓三家不見詩序不知笙詩六篇亡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

六詩

程子曰詩有六體須篇篇求之或有兼備者或有偏得一二者如頌為稱美之言則吁嗟乎騶虞之類是也呂東萊曰得風之體多者為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為二雅得頌之體多者為頌風非無雅雅非無頌

四始

孔穎達曰風雅頌四者人君行之則興廢之則衰是

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

成伯瑜曰始者正詩也謂之正始周召二南國風之正始鹿鳴至菁莪小雅之正始文王至卷阿大雅之正始清廟至般頌之正始

四詩

周南召南南也非風也邇謂之邇詩亦謂之雅亦謂之頌而非風也南邇雅頌為四詩列國之風附焉此詩之本序也自周南至邇統謂之國風此先儒之誤程大昌辨之詳矣

十二國風

經籍錄要

卷三

二

書三味樓

程大昌詩議謂無國風之自然王制言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即謂十二國為風無害表記三引國風此國風之明證

詩序

毛詩之序本乎子夏鄭志答張逸云此序子夏所為親受聖人見常棣疏且子夏授詩於高行子徐整說故絲衣序有高子之言王應麟曰即孟子所謂高子子夏更授曾申趙岐曰曾西曾子之孫陸德明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故維天之命傳及闕宮傳有孟仲子之言孟仲子傳根牟根牟傳孫卿孫卿傳大毛公源流確鑿則此序為卜氏真傳自屬可信

疑詩序為漢儒所撰

章俊卿云以序為子夏作者大序子夏全制小序惟裁初句自沈重之言始以序為衛宏作者自范蔚宗之言始鄭夾漈謂詩序至魏黃初時始行斷以為衛宏作小序皆漢儒所撰如唐檜一風史記無世家則就詩辭穿鑿南陔白華諸篇並無其辭則就二字穿鑿假令出於國史出於孔門果如是乎

廢序言詩

雪山王氏質詩總聞二十卷有聞音聞訓等十門每篇為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冠於四始之首廢序言詩

實自王氏始

朱子因呂東萊讀書記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蓋矯枉過正也

詩序不可廢

馬貴與曰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詩則異於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至於風之為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論之意浮於指斥

齊魯韓三家皆有序

詩之有序不特毛傳如漢廣悅人也文選注汝墳辭家也

後漢書注此韓詩之序也芣苢蔡人妻作行露申人女作見劉

向列女傳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劉向元王之孫實為魯詩此魯詩之序也容齋四

筆載齊詩以黍離為壽閔其兄則當日經師亦必有序

齊魯韓毛

齊詩作於轅固而盛於匡衡魯詩作於申培而盛於韋賢韓詩作於韓嬰而盛於王吉毛詩作於毛萇而盛於

鄭元

王臧趙綰闕門慶忌之徒皆申公弟子匡衡師丹伏理滿昌之輩並轅固後人栗豐髮福衍內外傳之心傳帛妙根牟啟大小毛之先路

齊詩

齊詩魏代已亡

曹氏詩說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

漢書地理志臨甯名營邱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虜  
虜之間兮顏師古注之往也案此言往適營山而相逢  
於嶼山也

師古所引齊詩有自杜沮漆古文杜作土  
猶位作立

魯詩

藝文志有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

魯詩亡於西晉今可考者有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漢書

杜欽傳以為刺康王而作固已異於孔子之言矣又曰騶

虞掌鳥獸官古有梁騶天子之田也文選注後漢書注同文王事

殷豈可以天子言哉其為周南召南首尾已紕繆至是

然則漢書藝文志所稱魯最為近者殆未然矣

騶虞文王園名也辟雍大王宮名也此魯詩說也

劉向上封事曰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

蓋魯詩亦同毛義

今所傳申培詩說同子貢詩傳出於明嘉靖中廬陵中

丞郭相奎家以為得之黃文裕祕閣石本與古書所載

魯詩之解每不同至以芣苢為童兒鬪草嬉戲歌謠之

詞其爲鄙俚亦甚矣

韓詩

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外傳韓詒五書今惟存外傳十卷

晁昭德曰韓詩漢志本十篇內傳四外傳六隋止存外傳析十篇其及經蓋寡而遺說往往見於他書如逶迤郁夷之類其義與毛詩不同此書稱外傳雖非其解經之深旨然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鄭漁仲曰從韓氏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音

應門失守關雎刺世見後漢書明帝詔薛君章句有應

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之語案此說呂氏斥之

孔子南行至楚之阿谷見女子有佩璫而浣者使子貢

善爲辭以觀其語漢有游女傳楊升菴曰如韓嬰之言則孔

子乃一馬融而子貢不如盧植遠矣

凡治氣養心之術莫慎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此韓嬰鳴鳩詩說也其義精矣

康成從張恭祖受韓詩注禮之時未得毛傳所述蓋韓詩也故儀禮六詩之注以爲其義未聞又謂在孔子前

七

毛詩非毛萇作

六藝論云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日毛詩是獻王始加毛也然據詩譜則是大毛公為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

魯人大毛公毛亨作故訓傳授之趙人小毛公萇既而河間獻王得以獻之始以萇為博士是毛亨作毛傳至萇始顯耳若但解毛萇作毛傳則疎矣

大毛公之名唯見初學記

齊魯韓毛以毛為正

賈逵傳毛詩撰齊魯韓與毛詩異同

呂東萊曰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為刺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得其真也

漢初四家

毛詩正義序漢氏之初詩分為四申公騰芳於鄆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案申公為魯詩毛氏以下三人俱為毛詩四家實二家也

鄭氏詩譜

詩譜一卷鄭康成撰歐陽永叔補完之

孔氏詩疏



孔氏詩書正義並據劉焯劉炫疏為本削煩增簡

吳氏詩音

毛詩補音吳才老撰又有韻補一書不專為詩作

朱傳兼採三家

朱傳言關雎王化之端則取匡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嬰閔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

周南召南如乾坤

詩序辨說關雎麟趾言化者化之所自出也鵲巢騶虞言德者被化而成德也以其被化而成德故又曰先王

之所以教程子曰周南召南如乾坤乾統坤坤承乾也

召南有武王時詩

周召二十五篇唯甘棠與何彼穠矣是武王時作武王伐紂乃令周召為二伯封太公為齊侯

召南有東周時詩

莊王為平王之孫莊王四年即齊襄五年春秋書王姬歸于齊莊王十四年即齊桓二年春秋又書王姬歸于齊則所嫁王姬必是莊王姊齊侯之子即襄公桓公二者必居一於此而毛傳謂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案成王時齊侯則太公而以武王之女適其

子思錫舅為婚周之盛時必無此事故知是東周之詩也至林氏直以何彼穠矣為刺詩則於義未允矣何彼穠矣以莊王之事而附於召南與文侯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於書一也

國風次第

張子曰二南之後次衛衛次王此有意若非以衛分之則王無異於正風也其他不必次

國風舊次第

未刪之前次第幽秦與刪詩異見左傳詩譜次第檜王與

刪詩異見孔疏

王風今在鄭上而鄭譜退幽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故也

萬舞

詩疏云箋知萬舞為干舞不兼羽籥者春秋萬入去籥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萬者何干舞干戚武事故以萬言之羽籥文事故指體言籥耳且此萬舞并兼羽籥則碩人故能籥舞也下二章論碩人之才藝無為復言執籥秉翟以此知萬舞唯干無羽也傳以干羽為萬舞失之矣

幽詩非太師所采

詩不屬於國風周世之國無幽此非太師所采周公  
遠玉業之始作為七月之詩兼雅頌之聲而用之祈報  
之事雪山王氏以為一詩而三用也謂用七月一詩特  
其以器和聲有不  
爾同

幽雅幽頌集傳後說最佳

幽雅幽頌諸說不同三分七月之詩鄭康成說殊難指實舊  
有今亡之論王安石說亦屬憑虛即大田良耜諸篇冠以幽  
號朱子亦云未知是否惟集傳後說謂但以七月全篇  
隨事變其音節者最為近是何也樂調與詩調判然不  
同大戴禮投壺篇云凡雅二十六篇八篇可歌騶虞

首鵲巢采蘋采蘋伐檀鹿鳴白駒今但鹿鳴白駒在小  
雅豨首已亡餘俱國風耳謂之雅者正以雅調歌之又  
漢杜夔傳云舊雅凡四曲騶虞伐檀鹿鳴文王今騶虞  
伐檀皆風詩風詩既可以雅調歌之為雅則亦可以頌  
調歌之為頌故朱子於後說直謂於理為通而事亦可  
行也

南國無變風

詩譜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故棄其詩

小國無詩

邾滕紀莒不得列於國風非獨南方之江黃六蓼為無

詩也燕祭之屬國大而無詩者薛綜答韋昭云或時不作詩或有而不足錄見詩譜疏

笙詩有聲無辭

六笙有譜無辭乃鄭樵之說而朱子集傳遵之  
三代之詩以詩為題漢唐之詩以題為詩笙詩小序意  
義大明竟似以題為詩者疑其為漢人偽撰宜朱子集  
傳不用序說而但謂有聲無辭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  
而亡之也

笙詩必非無辭

儀禮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

入堂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然惟改樂為奏朱子  
謂有辭者為歌無辭者為樂為奏然考周禮曰歌曰樂  
曰奏實係通稱大司樂歌大呂歌應鍾歌亦有樂也鍾  
師奏采蘋奏采芣奏亦有辭也鄉射禮云樂正東面命  
太師曰奏騶虞如謂無辭者為奏得毋騶虞亦無辭耶  
禮記樂記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如謂無  
辭者為樂得毋詩頌亦非辭耶

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  
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朱子亦疑無辭故曰  
笙不知樂有徒歌必無徒器惟堂上之樂祇有琴瑟故

言歌而琴瑟在其中堂下之樂則笙鍾一類管鼓一類皆以合樂故言管笙而詩在其中且如象箛南箛則以箛主南下管象武則以管主象武燕樂歌二南以鍾笙應之則又以笙主二南樂無徒器彰彰如是而謂南陔六笙獨有器而無詩有是理乎

補亡不始於東哲

東哲補亡昭明登諸文選以冠古詩之首尙矣但補亡不始於東哲夏侯湛有補周詩其序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篇湛續其亡則是夏侯已先補之矣今所傳特東詩耳

小大雅用於樂

鄭康成曰小大雅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

周頌無韻

古樂有唱有歎詩辭之外更有疊字散聲以嘆發其趣原不必拘定音韻如清廟詩每一句一唱三嘆而成四韻則一句自爲一章武詩本七句左傳云其卒章曰耆

定爾功此卽一句爲一章之證周頌有通體無韻者以此

魯頌

孔疏史克作魯頌駟序不指駟篇四篇皆史克所作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等謂魯頌是奚斯作之謬矣王肅云史克作頌四篇以祀

商頌

韓詩章句謂商頌美襄公也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王伯厚

曰正考父得商頌而以爲作商頌奚斯作新廟而以爲作魯頌此皆先儒所不取

三訓

孔穎達曰內則注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詩之言志也詩緯云詩者持也然則承君政述已志而爲詩所以持人之行也

三作

文中子詩有天下之作有一國之作有神明之作  
緯書四始之說

詩緯汎厯樞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

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此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託之

緯書五際之說

春秋緯演孔圖詩含五際六情詩緯汎歷樞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

漢書翼奉傳奉奏封事曰易有陰陽詩有五際又曰竊學齊詩問五際之要孟康注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

政也

鳥獸草木蟲魚疏

毛詩鳥獸草木蟲魚疏二卷吳中庶子烏程令陸璣字元恪撰

物象圖

名賢畫錄唐太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晉明帝朝衛協畫毛詩圖草木鳥獸古賢君臣之像不得其真召程修已圖之名物象圖皆據經定名非任意采掇

草木蟲魚圖

唐志毛詩草木蟲魚圖二十卷開成中文宗命集賢院

修撰并繪物象學士楊嗣復張次宗上之  
狸首之詩未亡

射用四篇騶虞采蘋采芣三篇皆在召南則狸首亦當  
在射義注云狸首逸詩其下文云詩曰曾孫侯氏四正  
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  
射則燕則譽謂此是狸首經文也雖無狸首之字然諸  
侯用為射節知是狸首之辭  
大戴禮載狸首之辭自今日大射至百福由此得三十  
一句

逸詩

小大莫處禮記歌為射之節取與不疑周書猶咏嚮之  
柔祈招之止王心茅鴟之刺不敬武宿夜歡騰士卒繁  
邊渠情重元侯凡皆逸詩之表著經傳者也



經籍錄要卷三

經籍錄要卷三  
周禮是周時史書不止魯史孔穎達曰據周世法則每  
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

經籍錄要卷四

華亭倪思寬二初甫著 世姪張應時虛谷參訂

春秋

春秋是周時史書不止魯史孔穎達曰據周世法則每  
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

春秋三傳

左公穀三傳俱著竹帛而左之為傳先於公穀漢人亦  
稱左氏為古學公穀為今學

左氏以其傳授曾申申授吳起以及虞卿荀況輩皆有  
論著傳至西漢猶有賈誼為左傳訓註以授張敞劉公

子等不止劉歆獲內府祕書始移書讓太常博士以發其義也不幸其書出壁中時孔安國獻之內府而未立學官遂致公穀之徒各持門戶

胡毋生董仲舒輩治公羊蔡千秋尹更始輩治

左邱明

唐以前諸儒皆謂左邱明受業孔門其好惡與聖人同自宋後儒者盡舍三傳說春秋而惑於趙匡之說則疑左氏在孔子前惑於王安石之說則又疑左氏生孔子後

公羊穀梁

戴宏序云子夏傳公羊高應劭風俗通云穀梁名赤子夏弟子糜信則以穀梁為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為名叔字元始皆未詳也見通考

三傳同遵

鄭康成六藝論云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是先儒同遵之義也

三傳得失

范甯云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

賈逵左氏長義

賈逵列公穀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名曰左氏長義章  
帝善之

鄭康成鍼膏肓起廢疾發墨守

何休著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公羊墨守於是鄭康成作  
鍼膏肓起廢疾發墨守以排之休見之曰康成入吾室  
操吾戈以伐我乎自此以後二傳遂微左氏之學顯矣

宋儒不信左傳

宋儒龔啖助趙匡之說不信左傳以書中稱虞不臘矣  
見於嘗耐并不更庶長諸官皆戰國後制故疑左氏爲  
六國時人而其書亦並非策書舊本也

陳直齋論左傳

陳直齋曰左傳釋經義例雖未盡當理而具得當時事  
實則非二傳之比也

孔穎達論公穀

孔穎達曰公羊穀梁之書道聽塗說之學或日或月妄  
生褒貶

服虔春秋傳注本於鄭康成

世說文學篇鄭元欲注春秋傳尙未成與服子慎遇先  
未相識服與人說已注傳意元聽之良久多與已同與  
語曰吾久欲注尙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

所注與君遂為服氏注

服杜

服杜注左俱立國學至隋杜氏盛行服義浸微

三傳注疏

左傳杜預集解後世以為左氏忠臣其弊或棄經而信傳孔穎達據蘇寬劉炫諸家本以撰疏

公羊傳何休解詁多引讖緯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明文為其學者相承有此說也世

傳徐彥為疏云

穀梁傳范甯集解唐楊士勛撰疏

啖助春秋

啖助之於春秋史氏譏其一本所承自用名學謂後生詭辯為助所階

崔彥直春秋本例

涪陵崔彥直子有春秋本例二十卷以例說春秋自漢儒始曰牒例鄭眾劉寔也曰謚例何休也彥直之論謂春秋固有例而日月之例蓋其本乃列一十六門皆以月日時例之蓋一家之言云爾

春秋胡傳

胡安國傳其文則孔子之文其事則類指南渡君臣得

失斯蓋因述以寓作者矣

胡傳綱領七家

發明春秋綱領者七家孟子莊子董仲舒王通邵雍張載程頤胡康侯載七家精要之詞於卷首

謂一為元

胡傳元者仁也仁人心也云云本之漢書董仲舒傳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而楊龜山呂伯恭諸儒皆譏之

春秋時月並書

尚書言時不言月言月不言時時月並書古未之見獨春秋為編年之史故不容闕一或謂以時冠月出於夫

子特筆者亦非

夏時冠周月

胡傳建子非春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類回以為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案胡傳之意所謂周月實指建子月所謂夏時乃借虛名以示教元熊朋來駁云正月二月須書冬三月乃可書春爾此則據真夏時言便失胡傳垂法後世之意

周人原以子月為春

後漢書陳寵傳天正建子周以為春元熊朋來五經說  
曰陽生於子即為春陰生於午即為秋此之謂天統案  
此謂周人原以子月為春非夫子特筆

王正月

春秋書王正月劉原父以王之一字為聖人新意

春秋存三統

何休註公羊曰王者謂夏殷周三代之王也王正月則  
周王也周十一月也王二月則殷王也殷十二月也王  
三月則夏王也夏十三月也十三月之文本於尚書大傳服虔云孔  
子於春則每月書王以統三正

左傳間用夏正

左傳所書晉事自文公主夏盟則以列國之史參之而  
一從周正自惠公以前則間用夏正如魯僖五年十二  
月虢公醜奔京師而卜偃對獻公以為九月十月之交  
三正同用夏時

逸周書周月解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  
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北史李業興傳業興對梁武帝  
曰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  
月而不時日而不月

如昭十年十二月無冬則月而不時也僖二十八年冬

壬申無月則日而不月也

三傳經文不同

左傳公羊無駭穀梁作無核左傳穀梁入邾公羊作入盛公羊穀梁觀魚左傳作矢魚又桓十五年公會齊侯左作于艾公作于蒿穀作于郟此經文不同大畧也

五伯諸說

言三代之五伯當如杜預之說周時但有二伯穀梁言傳交質子不及二伯春秋之五伯當如趙岐之說齊桓晉文秦穆宋襄傷於泓以卒未嘗霸也秦穆之盛僅霸西戎未嘗為中國盟主必若荀子以桓文及楚莊闔閭句踐為五伯斯得之

矣

三似

劉向說苑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

五始

春秋緯黃帝坐於扈閣鳳皇銜書致帝前得五始之文五始者一元年二春三王四正月五卽位七等宣化

莊十年公羊傳州不若國云云註謂備七等以進退之疏云正以北斗七星主賞罰示法故則之說題辭曰北

經籍錄要

卷四

七

書三味樓

斗七星有政春秋亦以七等宣化運斗樞曰春秋設七等之文以應斗屈伸

春秋諸例

前人相傳科指極其龐隲如所云二類天災人事三體正例變例非四繫年時五情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六輔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輔夫道缺妻道缺父道缺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七缺子道缺君道缺臣道缺夫道缺妻道缺父道缺周公三科九旨一故宋二新周三新王四所見異詞五禮缺六所傳聞異詞七內其國八內諸夏九外夷狄○案此何氏所釋春秋說三科九旨也若宋氏又自為一說不與何同諸所流行皆猥劣不足道若孔疏所云釋例四十部無凡者十五則專指左氏典禮與杜氏所釋為言並非春秋通例其

餘國氏人名天王天子種種陋義見宋氏註春秋則前說何氏文證例此註春秋者已痛辟之以為一爻可錯諸卦一字不能成一義晉唐以後早已不屑置喙

春秋圖

春秋列國指要圖見於國史志指掌圖不著撰人姓氏皆融據李瑾指掌為之

左氏圖

謝莊作左氏圖隨國立篇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

盟會圖

杜氏於釋例之外又作盟會圖備成一家之學



鄒夾

漢初有公穀鄒夾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亦亡

筦冥

漢冥氏都與筦路事顏安樂故顏氏有筦冥之學

劉氏父子異同

向主公羊歆主左傳故有父子異同之論

春秋繁露

董仲舒傳載所著書百餘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總名曰繁露而玉杯竹林則皆其篇名此決非當時

本書

藏板

經籍錄要卷四

經籍錄要卷五

華亭倪思寬二初甫著 世姪張應時虛谷參訂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漢書藝文志韋昭注周禮三百六十官三百舉成數也  
顏師古注威儀三千謂冠婚吉凶蓋儀禮也

經禮曲禮鄭賈異說

鄭康成以周禮為經禮儀禮為曲禮故曰周禮為本聖  
人體之儀禮為末聖人履之賈公彥則謂周禮為末故  
易曉儀禮為本故難明

朱子經禮曲禮之說

經籍錄要

卷五

書三味樓

朱子據臣瓚說謂周禮特官名耳其儀禮中大綱為經禮三百小目為曲禮三千

朱子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

朱子乞脩三禮劄子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於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

宋儒好分別經傳

自仲長統有周禮為經禮記為傳之語而鄭樵襲之謂周禮儀禮乃周人之禮禮記特二禮之傳注朱子亦謂王安石廢罷儀禮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

然禮記與二禮並不相蒙何從傳注宋人好分別經傳呂東萊以楚辭離騷為經九歌九章等為傳朱子以大學孝經俱分經傳此即禮記與二禮分經傳之所由來也

三禮疏

賈公彥儀禮疏据黃慶李孟摠本周禮疏据陳邵沈重本刪訂成書孔穎達禮記疏据皇甫侃熊安生本然皇勝於熊則以皇為主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案皇甫侃為南學熊安生為北學

三禮圖

經籍錄要

卷五

二

書三昧樓

四部書目有開皇時三禮圖十三卷多不案禮文而引漢事

鄭康成阮譔梁正夏侯伏朗張鎰之書俱不傳洛陽聶崇義三禮圖二十卷經尹拙參議而賈安宅王普言其未見古器出於臆度陳用之禮書陸農師禮象皆止聶氏之失而補其闕遺然竇儼序稱其采三禮舊圖凡得六本鑽研尋繹能事盡焉則非出於臆度者也

儀禮

漢初高堂生傳十七篇高堂生以下傳徐生蕭奮孟卿后蒼戴聖鄭謂之五傳弟子所傳即儀禮也

曲臺容臺皆儀禮之學

宣帝時后蒼受東海孟卿所傳儀禮之學居於未央宮前之曲臺殿以為天子射宮者非校書著記因名曲臺記授戴德戴聖慶普文帝時曾有徐生善為頌頌者容也不能通經祇以容儀行禮為禮官大夫因又名習禮之處為容臺此皆以儀禮為學者鄭樵三禮辨云曲臺記數萬言今之禮記是也此鄭樵之誤

古經五十六篇無傳

十七篇之外又有古經出於淹中河間獻王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無有傳之者

儀禮經傳通解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以十七篇為主而取他經傳繫於禮者附入之共二十三卷已成書惟缺書數一篇其集傳集注十四卷則草定未刪改者集傳集注此書初名也

晦菴著禮書闕喪祭二禮命黃榦續成之然亦有未備者楊氏復著祭禮一書可以補禮經之缺

儀禮不止士禮

儀禮十七篇漢儒以士禮概之其實燕射聘覲皆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禮不得以士禮概儀禮之全

十七篇當為十五篇

儀禮十七篇實則十五篇既夕乃士喪禮之下篇有司徹乃少牢饋食禮之下篇見熊朋來經說

儀禮四篇無記

儀禮有記者十三篇皆七十子後學所記唯士相見大射少牢饋食有司徹四篇無記

樂氏史疑儀禮

馬融鄭元敘述周官而不及儀禮劉歆班固敘述藝文而不及儀禮聘禮一篇記待賓饗餼之數不與周官相合喪服一篇皆講習問答之語似非周公之辭又其燕

享之禮有公侯卿大夫而無天子是五者皆可疑也

儀禮逸經傳

吳草廬纂儀禮逸經八篇又傳十篇為儀禮逸經傳一卷汪環谷著經禮補逸九卷

周禮

周禮武帝時始出復入祕府五家莫得見劉歆校書始著於錄略弟子緱氏杜子春能通其讀鄭眾賈逵往受業焉

周禮伸於鄭康成

漢武帝以周官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臨孝存作十

論七難以排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唯鄭康成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臨碩之論難使義得條通也

臨孝存在漢世以攻周禮得名據春官女巫賈疏載臨鄭問答頗詳大抵臨詘鄭伸

周禮宜稱周官

鄭漁仲曰漢曰周官江左曰周官禮唐曰周禮推本而言則稱周官者是

以考工記補冬官

周禮闕冬官以考工記補之隋書經籍志謂獻玉所補

賈公彥謂劉歆足成之一說不同

周禮三家

康成之學出於馬融而參取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三家大夫者鄭與少贛也司農者鄭眾仲師與之子也二鄭皆康成之先

官制

周禮每官各六十此指各長官之屬為言如天官稱治官之屬是也除一卿二大夫外有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合得六十六六六三十六為三百六十未嘗贏一亦未嘗闕一也今人乃自為數以漫當之

則非矣

吏祿

歐陽永叔疑周公設官太多吏祿難給不知鄉遂小吏間胥鄰長之類但如秦漢以還之民爵必至族師以上然後倍授田又其上則再倍焉惟州長遂大夫然後取於所在公田之入以祿之是何患吏祿之不給耶

周禮圖

崇文書目有龔原周禮圖

蘇氏轍疑周禮

周西都關中東都洛陽皆東西長南北短旬稍縣都如

畫棋局無所容之不可信者一書稱分土惟三子產孟子說皆同若如周禮其勢必有所併有所徙封數大國而天下盡擾不可信者二一夫受田百晦稅之十一公邑鄉遂無異楚為掩町原防井衍沃皆因地以制宜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為井田鄉遂必為溝洫不可信者三案井田之法鄉遂與都鄙相對蘇言公邑當是都鄙之譌

取五官經文補冬官

宋俞壽翁廷椿復古編謂冬官不亡分寄五官中元邱吉甫葵暢其旨取五官所屬歸於冬官六屬適各得六十

著為周禮全書明柯氏尙遷割地官遂人以下屬於冬官著為周禮全經釋原

割補冬官之非

徐常吉日近世儒者割五官之屬以補冬官是昔但冬官闕而今則五官俱闕也

禮記

小戴記初止四十六篇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又足月

令明堂位案二篇係明堂陰陽記中之書樂記三篇合四十九篇據隋書經

籍志然六藝論云戴聖傳禮四十九篇今禮記是也則與

經籍志四十六篇之說又復不合



二戴刪禮係隋書經籍志之譌

大小戴傳禮記之說始於鄭康成六藝論至隋書經籍志謂劉向考校經籍第而敘之戴德刪其煩重戴聖又刪大戴之書則二戴為武宣時人豈能刪哀平間向歆所校之書此必當闕疑者也

兩漢儒林傳中並不載二戴刪禮之事

### 大戴禮

大戴禮原書八十五篇在宋祇存四十篇其篇目又自三十九篇始蓋因舊缺錄之也然如禮答篇出自賈疏公冠篇雜引漢禮恐亦後人附會

大戴禮曾列之於經故宋有十四經之目說本史氏繩祖

### 禮記集說

宋衛湜著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編輯諸家自注疏而下各著其姓氏其講禮記最為精博

### 禮記纂言

元吳澄著禮記纂言於小戴篇次頗有更定條理井井草廬於易書春秋禮各有纂言

### 唐明皇改禮記次序

三百三千毋不敬一言足以蔽之故先儒以為首唐明

皇從李林甫請以月令冠諸四十九篇之首又增益其  
文每月節分中氣殊屬可笑宋元儒者改經皆唐之君  
臣爲之作俑也

禮記次序至宋改正

禮記撰人姓氏

孔子沒後儒者各述所聞以爲禮記王制漢文時博士  
所錄盧植云月令呂不韋所修鄭康成云樂記河間獻王與毛  
生等所輯沈約云緇衣公孫尼子所作劉瓛云三年問荀卿  
所著沈約又謂中庸表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樂記取公  
孫尼子

朝聘

春秋傳間朝以講禮謂二年一朝此是晉定朝霸之禮與諸  
侯朝於天子無涉虞書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謂不巡狩四載  
內每方一朝此是虞禮王制五年一朝天子五年此五年一  
巡守賈服崔鄭諸儒俱云然惟尙書周官六年五服  
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此是周禮大抵朝無疏數唐虞  
地陘則朝數三代地漸廣則朝漸疏然亦所爭止一年  
耳中庸章句引王制五年一朝此朱注之譌若據周禮  
大行人六服朝期甚繁不特與王制不同亦與尙書周  
官不同又大宗伯時聘殷頰注疏所釋聘期亦與王制

比年三年之說不同

七廟

漢孝元永光間韋元成創為天子諸侯皆立四親之說  
后稷文武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王舜劉歆非之後鄭康成註書再遵  
韋說而王肅再非之案王舜劉歆難韋曰七者其正法  
數宗不在此數中周公作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  
王由是言之宗豈可數乎王肅難鄭即聖證論曰七廟者高  
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為一祧并世祖及親廟四為七  
此天子之制有然不必周室也  
宗廟之制始變於漢明帝

禘為殷祭

大傳言不王不禘而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  
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郊特牲云春禘而秋嘗皆以  
禘為時祭康成注王制曰此夏殷祭名於郊特牲則曰  
禘當為禴蓋自周以禘為殷祭而祠禴嘗烝時祭無復  
有禘名矣

禮記祭禮之譌由於漢儒私撰禮篇

春秋纂例漢初以金購遺書故儒者私撰禮篇鬻之大  
旨皆約春秋為之見春秋禘於莊公遂以為時祭之名  
見春秋唯兩度書禘一春一夏閔二年五月僖八年七月所以或謂

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康成不達其意因改禘為禴又或謂是夏殷時禮甚至見吉禘於莊公遂云禘小於禘乖謬之甚也

禘即是禘

詳考經傳古天子有禘而無禘凡春秋所言禘皆是禘徒以其合食太祖有是名耳合祭稱禘猶之特祭稱牲只因三年吉禘五年大禘與四時之烝嘗禘俱是合祭故吉禘稱吉禘大禘稱大禘烝嘗禘稱烝禘嘗禘禘禘而於是竟增禘祭一名於諸祭之間實則並無此祭也章懷太子謂禘即是禘並無二名

### 四代學

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大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小學也在西郊

### 周四學

自鄭氏解經謂周備四代共有八學而學義淆亂實則每代止一學即一學而異其名耳

陳氏禮書據祭義云天子設四學孔穎達謂通已為四代以為周

之辟廱三輔黃圖辟廱如璧之圓即成均也董仲舒以成均為五

帝學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成均居中其左東

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蓋夏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爾由是觀之成均頒學政右學祀學祖東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又因其所上之方而位之也魯立四代之學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頌宮周學也周之太學卽此可推但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天子之學小學在外大學在內此爲不同耳

謂周立五學者非

陸氏禮象據大戴之說以爲周之大學有五辟廡居中

東爲東序西爲瞽宗南爲成均北爲上庠四門四橋通於四學又有二小學在郊東膠虞庠是也案禮象分辟廡成均而二之分東序東膠而二之分上庠虞庠而二之皆未見確據不如禮書之說爲長

澤宮非學

澤宮所以擇士也鄭注射義並不指以爲學

據薛綜云大合樂射饗者辟廡則是辟廡自有射未可卽以混澤宮之名

明堂

通考黃帝明堂制度之說乃漢武時濟南人公玉帶所

上楊氏祭禮明堂篇以其不經而削之然其言茅蓋通水與大戴禮所記略同黃帝無明堂則已苟有之則一殿無壁蓋以茅正太古儉朴之制未可以其言之出於封禪求仙之時而例黜之也

禮書論明堂者多矣特淳于登以為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說蓋有所傳也何則聽朔必於明堂而玉藻曰聽朔於南門之外則明堂在國之南可知

左右之堂曰个以其介於四隅故也中之堂曰太廟以其大亨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

考工稱五室六戴稱九室月令稱十二堂裴逸稱一屋

其義一也惟舍四正而取四維乃淳于登不經之說

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者非

鄭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不知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有東西堂東西夾天子路寢見於書亦東西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太廟路寢並無五室十二堂則鄭康成說非也

謂明堂太廟辟廡同實異名者非

蔡邕謂明堂太廟辟廡同實異名不知宗廟居雉門之內而教學飲射於其中則莫之容處學者於鬼神之宮享天神於人鬼之室則失之瀆袁準譏之是矣則蔡邕

說亦非也

白虎通謂明堂太廟辟廡同大戴禮三輔黃圖俱謂明堂辟廡同管子又謂明堂靈臺同其說皆非

樂記二十三篇

樂記二十三篇自樂本至魏文侯十一篇今合為一篇再自奏樂至竇公十二篇名存書亡見孔疏

王肅不信六天之說

王肅曰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稱天王

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而鄭氏以五帝為靈威仰之屬春秋緯文耀鉤文非也案明程敏政以此黜康成之從

祀

月令圖

隋書經籍志梁有五宗圖又有月令圖

類禮

唐魏徵以小戴禮編次不倫遂為類禮二十卷以五禮為目各從其類其書必有可觀後以張說言不得立學官

經籍錄要

卷五

齒

書三味樓藏板

經籍錄要卷五

經籍錄要卷六

華亭倪思寬二初甫著 世姪張應時虛谷參訂

學庸舊有專本

宋仁宗天聖五年以中庸賜新第王堯臣等八年以大學賜新第王拱辰等惟爾時已有專本故可取以為賜梁武帝撰中庸講疏一卷司馬溫公撰大學廣義一卷是學庸專本由來久矣

以大學為子思作者繆

大學舊亦稱子思作見鄭端簡古言其所據者乃嘉靖之末偽政始石經鄭注孔疏俱無明文不足據也

經籍錄要

卷六

書三味樓



中庸四十九篇

子思困於宋樂朔之圍撰中庸四十九篇見孔叢子居衛篇

魯論齊論古論

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有問王知道二篇合二十二篇其二十篇章句頗多於魯論魯共王時壞孔子宅得古文論語無問王知道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傳齊論傳魯論

傳齊論者惟王陽最名家傳魯論者張禹最後而行於

世

張侯論參用齊魯

張禹本受魯論晚講齊說善者從之號張侯論

古論有孔安國馬融之註

古論惟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馬融亦為之訓說

鄭康成參用三本作註

漢末鄭康成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註

論語注疏

魏何平叔曼撰論語集解十卷

唐人止爲五經疏而不及孝經論語至宋邢昺始奉詔爲論語注疏解經十卷

論語十三家爲邢疏所本

梁皇侃論語十卷引衛瓘繆播樂肇郭象蔡謨袁宏江惇蔡系李充孫綽周懷范甯王珉凡十三家之說其序稱江熙所集世謂其引事雖時近詭異而援證精博宋邢昺等因之撰論語正義

孟子爲弟子會集

孟子司馬遷以爲自作韓愈以爲弟子會集今考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諡不應當著書時所見諸侯皆有諡且

梁惠元年至魯平之卒凡七十七年孟子見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故當從韓說爲是

孟子中外十一篇

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風俗通作中外十一篇

外書四篇非孟子本真

趙氏題辭外書四篇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

孟子註疏音釋

註則有趙岐陸善經音則有張鎰丁公著其音釋二家

撰錄俱未精當故孫奭著孟子正義十四卷外又著孟子音義二卷

唐六家孟子

唐六家孟子趙岐劉熙鄭康成綦母邃陸善經張鎰

宋五臣解孟子

五臣解孟子十四卷范祖禹孔武仲吳安詩豐稷呂希哲元祐中同在經筵所進講義貫穿史傳辭旨精贍

謂李泰伯不喜孟子者非

楊升菴曰世傳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讀遙平集序以子思孟某並稱則尊之者至矣

孝經

秦焚典籍孝經藏於河間顏芝至漢除挾書之律芝子貞乃出之於世后蒼翼奉張禹馬融以次相授註非一家而康成爲最

古文孝經

孔壁孝經與尙書並出謂之古文孝經而顏氏本別爲今文古文中多闕門章又有衍出二三章篇目較殊孔安國傳逸於梁陳間至隋王邵得之京師劉炫又序其得喪之故以示可信直至宋司馬溫公爲指解一卷而古文孝經以著

孝經六家

孝經六家孔安國鄭康成章昭王肅虞翻劉邵

孝經註疏

唐明皇御注孝經一卷據今文唐志作孝經制旨元行

沖為之疏咸平中詔邢昺與杜鎬等增損元氏本定為

正義三卷

朱子刊誤

朱子孝經刊誤一卷據古文如大學章句體式以前七

章為經其下為傳又刪其引詩書之言以復經文之舊

而傳文之舛失者亦多所裁陳直齋謂抱遺經於千載

之後卓然悟疑辨惑後學所不敢做做而亦不敢擬議也

爾雅

爾雅漢志二十篇今惟十九篇陸氏釋文始謂釋詁一

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

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誠傳註之濫

觴為經籍之樞要

爾雅注疏

晉郭璞注爾雅最為詳備宋邢昺偕杜鎬等八人為之

疏釋

爾雅圖

陳江灌作爾雅圖上下兩卷

五學猶五行

漢書藝文志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而易為之原至於五學猶五行古之學者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

漢武帝始置五經博士

漢文帝始置一經博士申公韓嬰等詩是也景帝以轅固為博士所謂齊詩也餘經皆未立武帝建元五年始

置五經博士

百官志博士十四人與儒林傳八先師相為表裏劉昭百官志載建武時博士十四人與儒林傳八先師相為表裏蓋易有施孟梁京四家其源半出田何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其傳實接伏生禮有大小戴二家其學多本高堂又况轅固申韓志傳合軌儒林傳稱齊魯韓毛蓋衍一毛字春秋嚴祖顏樂二家亦與胡毋生董仲舒之學相發明

古文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章帝時始行於世後漢章帝建初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古文尚書

毛詩左氏穀梁春秋由是四經遂行於世

漢儒講五經同異

宣帝甘露二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  
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經註連合始於馬融註周禮

孔穎達曰漢初為傳注者皆與經別行及馬融為周禮  
註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

古儒釋經其名簡雅

戰國迨漢儒者釋經其名簡雅曰故謂通其指義如書  
有夏侯解故詩有魯故之類曰微謂釋其微指如春秋

有左氏微鐸氏微之類曰通如注丹易通論名為注君  
通韓滉春秋通之類毛公為北海相鄭是郡人漢魏間  
達上之辭皆曰賤則箋者所以為敬也

鄭康成大有功於經學

西漢學士兼經者寥寥至東漢而兼者漸多鄭康成出  
凡易書詩周官儀禮禮記論語孝經無不注釋而又六  
藝七政有論毛詩有譜禘祫有議許慎五經異議有駁  
臨孝存周禮有難何休之墨守膏肓廢疾或發或鍼或  
起可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大有功於經學者

鄭註兼取緯候

康成意主博通故如七曜四游之晷度八能九錫之彌  
文三雍九室之遺制經師所未詳者則取緯候以明之  
蓋緯候亦有醇有駁康成所取特其醇者耳災祥神異  
之說未嘗濫及也續漢禮儀志冬至夏至合八能之士  
八人調黃鍾調六律調五音調五聲  
調五行調律歷調陰陽調正德  
所行案八能見易緯通卦驗

識緯

光武篤信識緯終東漢之世以通七緯者為內學通五  
經者為外學  
宋周續之兼通五經五緯號為十經至隋焚禁之後流  
傳漸罕

歐陽脩請悉刪註疏中識緯之文使無駁雜

南北學

北史儒林傳序南北好尚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  
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周易尚書則鄭康成  
左傳則服子慎詩則並主毛公禮則同遵鄭氏南人約  
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

魏末大儒徐遵明開門講業厥後郭茂以易點李周仁  
以尚書名熊安生以禮張王元劉晝輩以春秋熾亦各  
自敷暢宗旨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歆之三傳至劉  
敬和劉軌思而傳其業者甚眾

隋開皇初徵辟儒生惟劉士元劉光伯學通南北

孔穎達混南北為一

晉室東遷學分南北至孔穎達始混南北之異

唐經學

唐史論經學易有蔡廣成詩有施士可禮有袁彞仲子

陵韋彤韋茵春秋有啖助趙匡陸淳論語有強蒙獨未及李

鼎祚今其書俱不傳惟啖趙陸三子書僅存

宋劉敞始異諸儒之說

劉公是撰七經小傳五卷所謂七經者尚書毛詩公羊

周禮儀禮禮記論語也元祐史官謂前此學者尚文辭

多守章句註疏至敞始異諸儒之說後王安石修經義  
蓋本於敞

朱子經說小變於金華

勉齋之學傳於金華

何北山基王魯齋相金仁山履許白雲謙是謂金華四

先生其說經書與朱子大同小異

王魯齋喜自為說

王魯齋去大學中朱子補傳以自為說重定中庸章句

圖作洪範經傳圖改甘棠野有死麕何彼穠矣三詩於

王風作二南相配圖



疑經

王充疑論語馮休司馬光疑孟子

馮休著刪孟司馬光著疑孟

歐陽

修疑繫辭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所作

著易童子問三卷

朱

子吳澄趙孟頫疑古文尙書王柏并疑今文尙書

著書疑九

卷王柏又疑毛詩

著詩疑二卷

劉子元疑春秋啖助趙匡疑

左傳臨頌疑周禮張淳疑儀禮非高堂生之書

石經有七

困學紀聞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

據衛恒書勢所言則二字石經非邯鄲淳書

晉裴頠唐開成中唐元度後蜀

孫逢吉等宋嘉祐中楊南仲等中興高廟御書

漢碑實有八經

石經之可疑者五經六經七經之不同也案靈帝紀儒林傳宦者傳盧植傳所云五經者以儀禮禮記為一經春秋公羊為一經與周易尙書魯詩為五經實則七經故隋書經籍志云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蔡邕張馴傳所云六經者益以論語而為六也蓋當時詔定者五經邕馴乃奏定六經益之以論語然則漢碑乃有八經而以五經六經七經為疑猶為未盡

唐開成時立石壁九經新唐書儒學傳序止云五經蓋禮兼三禮春秋兼三傳故曰五經漢之七經為五經猶

經籍錄要 卷六 十一 藏板

唐之九經為五經也

漢一字魏三字

石經之可疑者漢魏一字三字之分也案水經注云漢碑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樹之堂西雖不言漢碑為一字而於魏曰三字則漢為一字可知矣唐宋以來所得石經殘碑唐開元時僅存墨本趙德父金石錄纔存數千字悉是隸書雖缺蔡邕名而堂谿典馬日磳等與邕正定諸經者儼然尚存則可與之相證其云三字石經魏正始中立與晉書衛恒傳合傳云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

科斗之名又云樹之堂西與魏書江式傳合傳云邯鄲淳特善蒼

遂效其形又云樹之堂西與魏書江式傳合傳云邯鄲淳特善蒼

雅以書教諸皇子又建漢為一字魏為三字當以水經注為據趙明誠洪适其說皆同不易之論也

以漢為三字其誤始於儒林傳序

後漢書儒林傳序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案紀傳俱不言有三體獨於儒林傳序言之者相傳梁劉昭補後漢書十志自序云序或未周志遂全闕天才富博猶俟改具則昭不特補志序亦有改具者儒林傳序豈昭之所改具耶漢魏俱立石經又俱在太學講堂前至南北朝大致頽落復徙鄴都顛倒茫昧漢

魏莫辨故魏書於三字石經江式傳以為魏建劉芳傳以為漢造即當時親見其石而記之者如元魏楊銜之撰洛陽伽藍記亦謂三字石經為蔡邕遺跡昭生其時而仕於梁惑於傳聞奮筆改具遂成千古之疑耳

謂漢兼一字三字而魏又立一字者此隋書經籍志之繆

隋書經籍志以一字七種三字三種皆為蔡邕所書而云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史志舛錯莫此為甚矣

晉石經

通典晉裴頠為祭酒奏立太學起講堂築門刻石以寫

五經

唐石經

五經文字九經字樣附見

唐國子學石刻九經

并孝經論語爾雅共十二經

開成二年鄭覃勸

定勒石本也石經文劉昫譏其字乖師法然終勝今監本坊本

漢魏晉石經既已湮沒惟唐開成本尚存張參五經文字與唐元度九經字樣同刻石附九經後

張司業五經文字三卷歲久傳寫點畫參差

其初塗之以土而已

太和間祭酒齊暉司業韋公肅易之以於是開成中唐堅木擇國子通書法者繕寫而懸諸堂元度依司業舊本參詳改正撰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

附五經文字之末兼請於國學勅立石經今長安所存石經天祐中遷長安名陝碑雖鄭覃輩成之其議實發於元度也

王伯厚稱其辯正書文頗有依據嘉靖乙卯地震石經倒損西安生員王堯惠等補刻缺字用筆大為紕繆

蜀石經石經考異附見

玉海偽蜀相母昭裔取唐太和本即開成本刻石於成都學

宮凡十二經其書丹則張德劄楊鈞張紹文孫逢吉朋吉周德貞也今不存與後唐板本唐後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諸經鏤之板不無小異乾道中晁公武參校二本取經文不同者三百二科著石經考異亦刻於石

北宋石經

宋開封府石經仁宗至和嘉祐間刻石且益篆一曰禮

南仲等書案宋太學石經今已沉於黃河淤泥之下矣

南宋石經

宋高宗御書石經紹興三十四年刻石淳熙四年詔知臨安府趙磻老於太學建閣奉安石經御書光堯御書石經之閣脾賜國子監石經見存杭州府學

論語朱註引蜀石經

楊升菴曰朱子論語註引石經謂孟蜀石經也是時僭據之主惟昶有文學而蜀不受兵又饒文士故其所製

尤善宋淳化中刻於汴京今猶有存者

孟子不立石經故字多近今

九經論語皆以漢石經為據故字體未變孟子字多近

今如知作智說作悅女作汝辟作避弟作悌疆作強之類蓋久變於魏晉以下之

傳錄也然則石經之功亦不細矣

唐書開元十三年以幽州函字類幽改為邠今惟孟子

書用邠字

刻板印九經始於五代

後唐長興二年刻板印九經出於馮道李愚之請後周

廣順三年蜀孟氏亦刻板印九經出於母昭裔之請

唐末已有刻板

柳玘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鬻字書小學率雕本則唐固有雕本矣

國史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案此即後唐九經鏤板之緣起

銅板始於石晉

晉天福間有銅板九經惜流傳未廣

活板始於宋

宋慶曆中布衣畢昇為活板印數十百千本極為神速

宋徽宗中亦文墨具然辭賦明楚千百本亦為脈

晉天師問百

臨城故外百晉

國史志與宋益所故百墨殊全添獲字學小書案九明  
順書固百編本矣

經籍要卷六

皮林

